

5

元九十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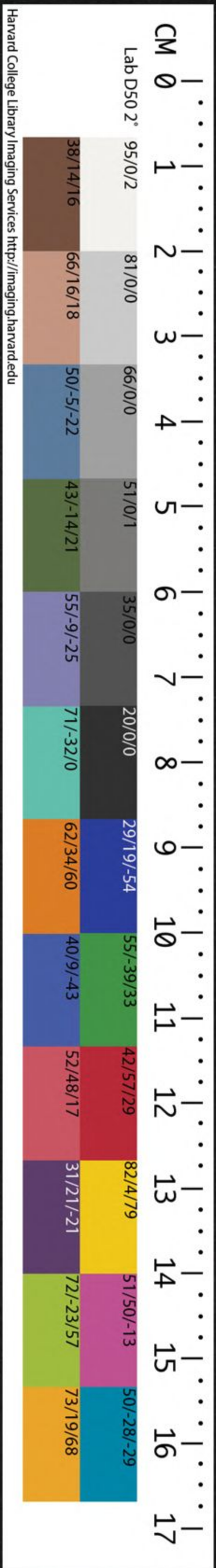
CHI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2259.7 / 3102

明名臣言行錄

十九之廿二

後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十九

後集

倪岳 文毅公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尾張淺井氏記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保謚文毅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姚夫人夜夢緋袍神入室寤而生公神采秀異因名曰岳幼即知學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試者已知它日非特以文名者

吳文定公撰家傳

公為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選充

經

筵講官被 命編緝文華大訓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 經筵講官公每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憲廟賓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 憲宗孝穆太后將祔享

詔廷臣議禮言人人殊公言國朝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之后稷 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 懿宗而下

以次迭遷今 憲宗升祔則 懿宗神主當祧宜於 太廟

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

暮時享則奉祧主乃居舊位以應古拾祭之制又周禮春官

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

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

章懿俱建奉慈殿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

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從之 上初即位言者全集皆

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公

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

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

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子名字自馬

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

時災異求言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匱民貧宜務節儉以為

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者卒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之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者公言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縱真亦非中國所宜畜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復以爲故事公乃以

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爲上言之

改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修舉兵政百弊剷革召拜吏部尚書公於用人劑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羸縮弛張必各當其材大要則以抑僥倖褻恬退振滯淹爲主故除目一下中外稱快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弘治十四年卒年五十有八上賜寶鏹萬緡爲治斂具

遣官營葬

公在翰林留心世務每大廷集議衆相視莫發公氣貌高岍衆多唯唯以從時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

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固當然東
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
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䟽言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出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
無示弱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
者以往彼當無不服否則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公每
爲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
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

並王鏊撰誌

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謚爲文實自倪氏始

李東陽撰青谿文集序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慎簡其人三歲更迭爲之以練習庶
務乃後此法不行有缺止于叙遷而已百餘年來政尚因襲
人習浮沉其間稍自振迅者衆必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
者多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如胡伯始而後已如倪
公者挺然任事不少避忌其亦異乎患失者哉

獻實

劉大夏

忠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謚忠宣

公爲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

調軍數大夏匿其籍使者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公曰朝鮮入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欲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北虜數寇雲中邊將失律中外震驚每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之侍郎缺中官欲薦公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公遜詞謝之遂乞外補出爲福建叅政奉勅巡海道兵久弛倉儲爲勢豪所侵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軍造戰哨船各千艘葺倉計儲立收支

法進廣東右布政使

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旣至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宜治上流導之南行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

並邵寶撰前傳

弘治丁巳北邊乏糧芻公以戶部侍郎簡命經畫至則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俱聽雖中貴子弟不禁也故事糴買糧

百千石草千萬束乃聽中貴子弟爭射利轉買軍民糧芻以
納公既立法各邊軍民有糧芻者得自告報中貴子弟即欲
收糴無從得買也由是公私有餘積矣尋乞致仕歸

庚申召復右都御史尋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 上召公問計公不可 上

曰求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 太

宗但今兵將遠不逮耳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

甲兵俱陷虜地今之將帥又在丘福下焉能決勝遠討 上

悟曰朕幾爲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軍士何如對

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

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

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翼日詔諸司凡軍民弊政悉

疏以聞 上欲於近地團操人馬以衛京師以問公對曰京

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以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此意尋

有御史請將保定軍萬人回衛團操 上可其奏忽有造飛

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不得

私役此軍忿而誣之耳修清寧宮奏減軍夫五千餘人督工

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大工爲事

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切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

職也近日大夏累乞歸雖溫旨勉留而請之未已若切責彼

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之司禮監入告上即從減役

癸亥四方奏災異京師四月五月不雨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

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

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

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民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

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

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悉施行之 上每

有大事每有召公及都御史戴珊面議嘗曰朕聞朝覲日文

官避嫌有閉戶不接見人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

賂通也

上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

事而止今後卿可密寫揭帖封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

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

乎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

勅之弊也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

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臣不

敢効順 上稱善

戶部郎中李夢陽言事下錦衣獄尋詔復職他日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公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

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奏事關戚畹且語言狂妄朕

不得已下之獄朕試問左右一人曰宜付錦衣衛朕揣知此輩欲得旨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其不忠如此朕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陛下此事堯舜之仁也

光祿寺多冗食公因歲饑疏論之詔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奏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官府冗費數百萬每奏事內庭公跪御榻前上左右顧內侍即退避一日奏對久不能起上命李榮等扶掖出順門外榮且扶且言曰吾輩行事多失幸於上前隱惡揚善公曰聖上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上嘗謂某曰李榮亦言卿是好官某與公踪跡踈遠

不知何以若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孝皇賓天公上章請老致仕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大學士劉宇者素憾公言于瑾曰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銳獄詞連公遂矯制逮赴北鎮撫獄同繫者請行賂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一生矣瑾怒欲置之辟會議朝堂左都御史屠鏞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邪法司阿瑾意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饁進果食皆祝曰願我公生還到配所即買地爲墓不挈子姓侍行或以問大夏曰吾仕宦日不

能爲子孫乞一官今發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庚午真鏞逆亂肆赦天下得放歸有詩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瑾誅復官致仕卒于家謚忠宣

並實錄

公嘗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谿山餘話

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

白沙外傳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䟽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前傳

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

言行錄

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

讀書續記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謚文端

公選翰林庶吉士歷陞春坊左中允成化中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若郤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先朝盛德事皆公與倪文毅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改吏部左侍郎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叅議公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

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莢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費公又言關

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
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
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
不許相壓之文爲據詞甚激 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
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
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
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
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膏脂

供耳目之玩內靈臺奏增洒掃役給月廩公言禁地非外人
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
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爲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
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
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
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
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
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

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庄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凡
貴幸陳請悉以法裁之

公自為小官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習聞天下事兩薦為內閣
不果入其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裁決剴煩應變畧無稽滯
而秉正執法不為權勢所撓尤人所甚難者 並神道碑

公系太原世家早登甲第徊翔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編
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青宮侍講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
公文士而已一旦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
名翕然以起久掌國計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
臣風 吳文定公序 十九卷 後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二十

後集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

贈尚書謚文肅

公資性澄朗機神警悟弱冠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
儒素以古人自期並有時名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
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以史
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帝嘉納之北虜

爲寇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言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
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河退守必不能支宜蓄兵養銳漸圖收
復故疆據形固守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兵
陷而名數不聞師捷而賞歸權勢兼以尅減之私辦納之苦
怨氣充塞義士乖離安可驅而使之言甚剴切

進侍講入預經筵丁內艱去不起 孝皇嗣位用廷臣交薦會
修 憲廟實錄遂詔起之李文正公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
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進
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
曰擇師傳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正祀典請增揚時

從祀而黜吳澄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
常費公乃悉捐以分僚屬禁諸生班見禮尋進禮部右侍郎
兼北雍祭酒事會輯通鑑纂要以公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
胡元之統識者韙之夫皂顧役羨餘悉籍之於公修治圯廢
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
皆師古義持獨見不徇俗希世也以疾乞致仕六館諸生以
狀詣闕畱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會權奄用事矯令致仕卒
贈尚書所著有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
城志方石文集刻方遜志集以傳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免然家居孝友

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恤然實無
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

並墓誌

虛齋蔡先生清致書有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道及盛德云
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
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
定表章所養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向慕第愚下之資不能
藉是以私淑爲媿耳三集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
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執事之功大矣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書
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公初爲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
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品藻精明其最所賞譽者大學士王
鏊也群士帖服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歷陞都察院副
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刻日聽自首民
所闢田多匿稅計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製營陣法蜀
盜野王剛越境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合
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脇從千餘人事遂定

李文正公撰墓誌

進左都御史益振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考察京朝官者

一天下述職官者再黜陟惟允孝皇勵精親鞠大獄諸司悚
震珊從容開析天威頓霽特受知眷每宣召面問政事移晷
方出累疏告老上優詔勉留命醫賜膳慰諭勤懇語東山劉
公曰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
舍朕而先歸乎劉以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東山言行錄

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而意常
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
削章牘辰入酉出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
著身既没人至今稱之不衰

墓誌

余童時數聞長老言浮梁戴公之知人每試士閱文辭卽知其
人之心術器識至年之修短位之崇卑悉能斷決不可謂不
知言矣及踐上卿秉憲度正己格物遭 孝皇殊顧得行所
學卓爲名卿竝美簡肅孰敢軒輊之哉

獻實

莊杲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驗封
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胸中多竒而溫
醇和易又能使人嗜愛不厭好爲詩真趣多自得獨踵唐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人風格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
江西羅倫南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 上欲設鰲山燈先
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
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故改南
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艱服闋不起逃撫都憲王公恕訪
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先生曰受官辦以理私
廬可乎卒不受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召用逃撫何公鑑躬請定山勸駕繼遣應
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
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

今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
廷者梟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
可逭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
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
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
意我已致政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
戲曰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
公裕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
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
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

病風遲留野寺明年丙辰赴本部告歸部不爲題處越明年
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
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
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先生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爲世
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六經諸
子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泥
于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
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
不立異以求名所著有定山集若干卷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灑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
也今觀先生之言卽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同矣而白沙先生
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
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並湛若水誌

早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詩傲睨箕踞
放翁橫逸康節理趣鰲山力諍詞臣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
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

楊廉撰贊

世稱莊定山豪邁胸中多奇早以忠諫著聲能取友當世老而
赴召偃蹇以去不出可也

獻實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止給事中
世稱鑿問先生

公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

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用內閣大臣薦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公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講學而經筵勸講乃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

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用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太平之治可立致也三曰遵祖訓以

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祖訓內官之條

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梁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王虜庭身叛賊境或王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悞國蠹政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鑒已往之弊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

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
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術舉行朱子喪葬之禮真所謂守
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
其舊禮讓未行淫穢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
俗樂則風俗美民心善矣疏入上允所辭而四事斥以浮泛
罷之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
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並言行錄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衆
縱火行劫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鄉人以告

請先生往撫辭曰吾非上官幸保里閭足矣固強之乃從敏
幹子第十餘人往焉衆皆羅拜先生曰渠輩知悔乎明日當
有體勘人來須乞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俄聞
發軍捕勦衆復呼譟再往問之先生曰擾亂若此其發兵固
宜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無害也衆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
不傷一人

徵吾錄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公年二十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劾官無故不躡

公卿門時 憲宗弗豫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謨謂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宜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上魯番貢獅子公謂宜郤之尚書耿公裕用其藁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弘治丁巳進祠部郎中尚書倪公岳因風霾浹旬之變應求直言詔用公代草條十三事曰勤聖學曰接群臣曰奮剛斷曰復早朝曰恤軍士曰清軍匠曰重名器曰惜財用曰節供應曰停齋醮曰修武備曰慎工作曰䟽淹禁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中外切齒人莫敢言公上䟽乞斬廣 天子知其名置不問十二月朔車駕還自泰壇廣嗾校尉誣公駕後騎馬下詔獄出知陝州公既抵任表賢者之間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泰山廟以給學田士民翕然化之

陞陝西督學僉事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以資諸生誦覽學政肅清三秦之士莫不興起陞副使整飭洮岷西戎遠遁

進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同僚有過亦曰慎勿使先生知詢郡縣吏之能否而獎責之丁母憂去服闋陞國子監祭酒時劉瑾貪橫公至無所覬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

國學教廢公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其法

告病歸撫按官交薦命巡撫宣府地方上疏以疾辭不允及上楊太宰書規切道義既至宣府以便宜從事號令嚴明練習軍士有紀律虜至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

公天資豪邁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死生禍福之際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行于世

並呂柟撰墓誌

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幸菴近山歌湖漾陂頌說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即三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彰矣

雍大記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文莊

公敏悟絕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有親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屬爲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金城段公堅見而善之召見嘆
曰風神清澈非塵埃中人也乃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
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
非舉子業也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
部主事初領倉庾出納明慎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權稅淮安
鳳陽皆著聲績遷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
華品藻不失因材開發終日面命不倦多士歸心焉

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材謂公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
不易得誠如 聖諭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朝廷
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已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
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
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
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

石珪撰墓誌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故其所得宏博奧衍
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審辨得失邪正尤明習
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
一一言之至誠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莫敢以私問
由是士樂親之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誌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二十一

後集

齊
聖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二十一

後集

章懋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公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士丙戌再至禮部襄然舉首入翰林為庶吉士踰年拜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君謀諸同官莊君昶黃君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又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徃史已非盛事此蘇

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遂連名論諫忤旨杖
闕下左遷知臨武縣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由是勘獄牒剔吏
蠹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
稅計擒泰寧尤沙諸盜然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桃符
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
才自愧虛糜祿有病須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
顯而不以吏事名

考績赴部疏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
老疾如何可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

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
謂老疾矣竟得請既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
方子弟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
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詰著述曰儒先之言至
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

弘治辛酉以薦起南京國子祭酒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廳終
制赴官癸亥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
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省歸晝夜涕泣懋許
之或謂無例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再
上脩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陳言勸聖學隆繼述

名臣言行錄新編 卷之三
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時逆瑾擅權名卿
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今上皇帝中興特進公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辛巳冬卒年八十有六謚文懿

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隨寓而安行藏去就以時而動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公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總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總會小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按門人董遵稱公學由軋惕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良焉殆深于易者也姜僉事麟亦贊公蓄德深厚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

諸口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

公爲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坐謫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並林俊行狀

公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一日以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公詩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云天下之人有懼悲愁羈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公恣之後賦應制燈詩公遂不肯爲矣疏入遂謫其節槩不識

當時以爲第一也

餘冬序錄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做得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先生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而已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爲法矣

並楓山語錄

章公以純粹之資塞淵之德耄期好學博而能約含章自晦碩聞益彰譬之良玉在璞而孕尹自殊易曰篤實光輝斯人之

謂矣

獻實

謝遷

文正公

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少傅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正

公舉進士廷試第一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
請公文爲賀公辭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
之竟不與作

玉池談屑

歷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入內閣弘治戊申 上在諒陰內侍
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

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

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公文升以國用頗乏奏請於南方折糧
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
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若干則及重於本
色民益病矣且是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其
事竟寢

孝肅太后崩 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等請集衆議以正
典禮先是成化間 孝莊睿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
太廟至是 上從衆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 孝肅神主如
周姜原之禮是雖斷自 聖心而公贊襄之力居多焉

門府倉庫諸司宦官蒞輸納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害公嘗乘
問言之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
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
困 上悅即如其言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甚衆漫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
至大變公深以爲慮每與戶部議處後司徒韓公言于 上
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事公撰 旨令隨宜安集附籍
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衆所得編戶三十餘萬復有阻其事
者遂中止識者恨之 並朱希周撰墓誌

孝廟大漸召公等受顧命 武宗登極近習蠹政戶部尚書韓

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于內將寘之法會事
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於其位矣再疏乞休既去會吏部
尚書焦芳入閣劉瑾擅柄二人深相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
危之公曰天祐 皇明當無它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
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費宏撰神道碑
公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于爲文而
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
治者端有在也 碑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取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
幹修備寬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

卒遂用遷入閣十餘年間號稱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入閣人頗爲不平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健答之亦然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其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王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黨也

文恪公紀聞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衆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絕意進取督學御史陳士賢竒其文勸令就試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

成化壬辰中會試第一廷試亦首選授翰林修撰所著作輒傳播中外旋被選侍孝皇于東宮每進講意存諷諫至理亂興亡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言之上疏有曰竊惟東宮講學自

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中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數刻
古者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
且然况有天下者乎九年進太子右諭德

並王鏊撰神道碑

孝皇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 憲宗實錄成進少詹
事侍講學士擢吏部侍郎尋入內閣掌制誥仍侍 武皇于
東宮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初成化戊子議葬慈懿皇太
后于裕陵時已有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內閣大臣覺其誤
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今當再議于是
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公以
掌詹事與議一日衆促公言乃上疏云魯頌姜嫄闕宮春秋

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祔
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
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
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太皇后立廟別
祭竟從之

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
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
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為人靜重醇
實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
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愧古人又篤厚倫誼未第時

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掌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恩邁疾京師遷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旣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未嘗乘輿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孝皇公居憂虛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不得柄用天下惜之所著有匏菴文集若干卷

蘇州府志及李傑撰行狀

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爲同不澆澆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蕪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公爲文不事追琢嚴體裁蘊籍簡淡理致悠長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著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

於蘇而多所自得

神道碑

予童時即竊慕吳文定之爲人其忠信端厚蓋得之天性及讀其文紆徐雅馴出入歐蘇間卓乎成一家言其所謂有德有言者哉

獻實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

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弱冠領鄉薦未第卒業大學從學彭文思公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舉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先後丁內外艱服闋至京授編修奉 命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書成 賜文綺寶鏹進修撰丙午陞左春坊左諭德戊申 孝宗登極又命同纂修 憲廟實錄兼充經筵講官前後開科取士命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

庚戌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復加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其典國學垂一年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三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下禮議擬詔令開貢四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規條雖勢家子不得請託越次歲積膳役羨銀悉貯之

官創建師儒公廨嘗因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洪應收十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夤緣傳奉授中書公上言御史當俯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宜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疏入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濟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毓德宜督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遊觀曰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

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明年考績至京引年乞
休不許未幾 孝廟寤天

毅皇帝改元冢宰缺員臺諫交章謂公學行宜居厥位時不克
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叅替機務又因災異會諸司陳新政
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 上法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
其後十事又勸 上崇 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
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 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每與守
備論事不協而各處內 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已私
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 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諸臺諫
以言事被逮公獨徃送 璫以俸金且欲爲直其事瑾益怒責

令諸臣招公同黨而謫降浙江左叅政致仕復指同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
下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
尚書銜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家貧不給詔賜人夫月廩其子
廷梈以公年八十有一乞去官終養奉 詔云林瀚歷事累
朝名節無玷年高有疾林廷梈暫許在家侍養仍着本處有
司以時存問以稱朝廷優禮之意蓋異數也

公天性孝嘗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春坊及南部兩奏
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不以老病廢禮族人孤貧者
皆能調其急平生寬弘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所不

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淳德雅量若是閑
居手不釋卷口不廢吟詠爲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所著
有經筵講章奏議及泉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正德己卯卒
年八十有六子廷掇官至工部尚書文學行業克肖於公云
論曰恭誓稱一箇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蓋謂大臣之道不
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文安公者庶乎其近之矣使其
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孔光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
瑾亂政以正直取忤指爲朋黨謫降以歸而公處之泰然遺
佚不然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

並章懋撰小傳

先生學問淵委識邃而養充休休焉至方若員至勇若甚怯温

燠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柔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
廣平介而狹菜公大而踈先生兼其美而會其迹泯然者矣

見素跋

姚方伯鎮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
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
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副陳伯獻謂
賤者即之不知公之貴卑者即之不知公之尊不肖者即之
不知公之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之凜然不可犯
人以爲名言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以庶吉士言事謫石
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目終不忘讀
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進
士選庶吉士 孝皇即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鴈當侍班糾儀
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
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
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劾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

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事多
壅蔽願公勿受職先請見君歷陳政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
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為善其言卒莫能用也是歲冬
星變智抗章極論陰陽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坊
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
主之也疏入不報弘治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鴈
妄議朝政事連智下錦衣獄身親三木僅餘喘息神色自若
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湯鴈等往來會聚或論經筵不宜
以大寒大暑輒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
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

境空虛無儲蓄之且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
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
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到官甫兩月廢政悉舉居無何暴病
卒

並崔銑撰傳

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
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
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自蹇諤之風衰而偷懦之習成士務循默以射富貴其流蔽必
至於四維潰裂而後已間有能自樹立者必摧挫不能容其
身以死如汝愚者不少也古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彼患得患失者聞汝愚之風可以愧死矣

獻實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二十一

後集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二十二

後集

韓文忠定公

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謚忠定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丰姿玉屹舉止疑重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 純皇帝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歷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軍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

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邪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六十石米價漸平人不病雜

改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敬皇帝召見諭以鹽法大壞邊餉不足使釐革宿弊文退上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二曰革興販私鹽三曰革賤賣官鹽四曰革買補殘鹽五曰革夾帶殘鹽六曰革越境賣鹽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深蒙嘉納太監苗達征虜無効日費逾千金文論劾之達銜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罷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讎叢集而公裕如也

毅皇帝登極逆瑾等竊歛威福震焰薰灼縉紳率目顧以避禍文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列其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毅皇帝覺悟已得請矣亡何輒報中止瑾愈肆矯旨降級致仕言者論救再降級閒住子士聰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坐免爲民仍假失落簿籍矯旨差官校械繫下錦衣衛獄會早朝有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錄瑾罪惡且言必欲殺文以報私怨瑾愈怒仍矯旨罰輸大同米一千石後更罰二千石皆稱貸以給庚午瑾誅詔復原職致仕

並楊遂菴撰墓誌

今皇上中興賜書褒嘉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

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其奇禍以忘家稟爾水
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表
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每宣讀畢
文輒俯伏感泣卒吏部請謚有曰愚同審子而竟保其身老
似武公而不弛於學得請謚文定

公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
報通勉以忠愛為主直聲壯節不振中外晦庵劉閣老嘗謂
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道者

並張潤撰行狀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爲當代
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
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亦無能勝之

並誌

質菴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而論事侃侃量事理當否物勢便
疾政因革所宜歷官中外廓大遠求莊簡凝重抑抑貶損親
賢下善以詢咨遠猷默化潛運天下陰受其賜當其時與司
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菴稱弘治大君子

見素壽文

自古小人之窺伺神器者必先誅戮以立威而後可以如志是
以石顯殺望之王甫誅陳竇何者忠豎不兩立其勢然也華
容洪洞皆逆瑾之所畏忌者也故其得禍最烈而首先去之

是固知其必不附已且不如是不足以逞其所欲也噫有天
下者其無使小人去其所畏以成其勢哉

獻實

王鏊

文恪公

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少傅武英殿大
學士卒贈太傅謚文恪

公隨父游京師讀書太學六館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
流咸忘年爲友吏部侍郎葉盛試所學竒之時吏部尚書王
翱新逝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乃親
具儀幣遣從編修陳音游提學陳選一見以天下士許之成

尚書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
益橫威鉗士類按索微瑕枷械之尤啣韓司徒文不已必欲
殺之公於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非其
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易置土官岑
氏瑾矯旨逮下錦衣獄欲坐以激變公言今地方無虞岑氏
守職如故何名爲激變竟減死論或惡石淙楊公于瑾謂其
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
公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
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
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內閣舊臣惟

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芳者惟瑾是聽公獨正色危言數
以事忤瑾三疏乞歸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失月米以歸時
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公旣歸吳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學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
砥礪及充養旣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
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
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
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
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
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

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
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
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
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
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
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
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
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言官數論薦不起

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年七十
五卒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四子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上自廟朝下逮閭巷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稱莫或瑕疵之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邵尚書國賢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竒而不涉于恠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並王守仁撰傳

王守溪在翰林有名嘗作擬畢言其論修史切中今時之弊畧曰班馬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言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况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儉情態亦無能發

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塵談錄

世以文學稱王公豈知王公者邪厄于權奸竟不得一用所學少攄其經綸天耶人耶昔敬輿沮于延齡古今同惜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奚獨王公哉

獻實

許進 襄執奴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任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公授監察御史出按甘肅山東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

哈密以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陳八事

召入爲戶部右侍郎論赦刑部主事鄭岳慧見復上修省數事會推大臣議即正言人以爲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旣曰會議而乃默默耶庚申火篩寇宣天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諸軍士時平江伯陳銳出師無功進坐累免官乙丑以薦起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團營進尚書

正德改元上疏請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進多違異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爲非制謫令致仕又以進嘗薦雍泰爲失當坐除名而怒猶未已乃摺進大同時掌籍軍丁出銀顧役爲典守者所剋故苛爲稽察

因以中進事未結瑾敗復官致仕進已先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所著有平番始末

並李文正公撰
神道碑

語稱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吾嘗疑乎是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豈皆不忠者乎及觀近世仕者唯唯而言循循而行於世多同者徃徃立致通顯言必據理行必守法不肯苟同於衆者徃徃不免挫折乃知語所稱者爲後世言耳惟襄毅公自爲御史至吏部累經挫折而剛方正太始終不變蓋忠臣不和之效也夫人情經利害禍福徃徃懲創徃事剛者或化而爲柔方者或化而爲圓甚至從邪者有矣如公始終不渝豈易得哉然公卒登台鼎使德業聲名布於天下後世豈

非天定而能勝人乎

何塘著論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禿效義我得夷助能制番囚死命二也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酋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也宜哉

霍韜撰平番始末引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卷之二十二

後集

